

第三章《龍洲詞》版本概述

一、《劉改之詞》一卷 見 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

此為最早可見劉過詞集名的集本，南宋嘉定（1208—1224）年間，收入由長沙劉氏書坊所刊刻的詞集叢刻《百家詞》中。此書收《南唐二主詞》至郭應祥《笑笑詞集》，凡九十七家，一百二十八卷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二十一，有著錄其目，並於《笑笑詞集》下注云：「自《南唐二主詞》而下，皆長沙書坊所刻，號《百家詞》。其前數十家，皆名公之作，其末亦多有濫吹者，市人射利，欲富其部帙，不暇擇也。」¹

此部為宋代最大的詞林叢刻，惜未保存下來，劉過的作品題為《劉改之詞》，旁注「襄陽劉過改之撰」，被排列為後，僅有詞集名稱，今不傳。

二、《龍洲道人集》十五卷 宋端平中其弟劉澥輯本

劉過作品最早由其弟劉澥於宋端平（1234）年間為其刊刻，名為《龍洲道人集》，共十五卷，內容包括劉過的詩、詞、表、啓、賦，序等各類作品，屬合集。劉澥並於書末題跋，自述收集刊刻之過程：

古人以詩名家者衆矣，予兄改之，晚出每有作，輒伸尺紙以為藁，筆法道縱，隨為好事者所拾，故無鈔集，詩章散漫人間，無從會粹。澥嘗游江浙，涉淮甸，得詩、詞、表、啓、賦、序於所交遊中，纔成帙，多為同儕取去，歲月久淹，應酬幾不能給，或以是而獲謗吁。上而李、杜、韓、柳，近而歐、蘇、陳、黃，大篇巨帙，爛如星日，絢如綺組，膏澤流於無窮，於此何足秘哉？用是鋟木，以廣其傳。每得名賢序跋詩文亦多，嘗陸續以刻，少有舛闕，不敢輕易竄易，或收善本，能一賜參對，至願。

¹ 陳振孫：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21，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民國68年5月），頁15。

歲端平紀元六月望日劉澥謹題

跋作於端平紀元（1234）六月，可知當時已刊成。

明《文淵閣書目》卷九著錄「《劉龍洲集》一部二冊，闕。」《內閣書目》已未見其目，《棻竹堂書目》卷三載《劉龍洲集》二冊，《絳雲樓書目》僅錄其目，傳本稀少。所謂《劉龍洲集》，當即劉澥刊本，宋槧久已失傳。

三、《龍洲道人詩集》十五卷 明代王朝用覆刻本（王本）

此集卷首先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「龍洲集十四卷附錄二卷」條，次有「龍洲道人詩集序」，末署「端平紀元（1234）六月望日劉澥謹題」。正文前有總目，凡十五卷。據四庫提要謂云，集凡十四卷，後附宋以來諸人所題詩文二卷，合十六卷。然視本書，其卷目內容含卷一歌行，卷二、三古詩，卷四至卷七收律詩，卷八至卷十為絕句及賦，卷十一、十二收詞，卷十三為啓事，卷十四為雜文，卷十五則分上、下收諸子所作序跋詩文。第十五卷上、下二卷併為一卷，當係提要所稱之附錄二卷的部分。此集內容與劉澥序合，但不詳何故改題「詩集」，與內容不符。

據羅振常先生〈龍洲道人集十五卷 明王朝用刻本〉一文云：

此為龍洲全集。前十卷為詩，十一、二卷詞，十三、四卷文，十五卷則友朋投贈之作也。宋端平中龍弟澥輯刻。此集至明嘉靖中，王氏覆刻之，卷端有崖山縣知縣王朝用校正一行，蓋崑山為龍洲流寓之地，王氏刻此，重寓賢也。詞二卷只四十五首，字句訛脫甚多，觸目皆是。最謬者為〈滿江紅〉第二首「高帥席上」，第二三句全襲前一首之文。〈賀新郎〉第一首「平原納寵姬」云云，計脫十一字，缺三字，衍九字，直不可讀。知當時必據傳鈔本付梓，宋刊原本斷不如是。惟毛、朱兩本誤，而此本不誤者亦頗多，如〈六州歌頭〉：「山不斷鬱綢繆」，諸本均脫鬱字之類，可云瑕不掩瑜。想兩家刻詞時均未見此本也。

其書罕購，丁氏善本書室有之，乃汪魚亭舊藏，今歸江南圖書館，予得於館中校之，前有龍洲弟澥序，非論詞，不錄。²

可知此書以劉澥本爲底，王朝用刊刻《龍洲詞》之用意爲寓賢宣才。詞二卷共收四十五首，其中錯誤頗多，可知必是以當時傳鈔本付梓的結果，非宋刊原本。

此集分四冊，首卷首行頂格題「龍洲道人詩集卷之一」，次行低兩格題「歌行」，第三、四兩行則分別低十格題「西昌劉過改之 / 崑山縣知縣西蜀王朝用校正」。卷末行有尾題，各冊書衣左上方均題書名、冊次，如「龍洲道人集第一冊」，首冊右下並書「宋廬陵劉過 / 吳翌鳳藏書」。現藏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室。

四、《龍洲道人詩集》十二卷 陳西昀藏書舊鈔本

爲陳氏西昀草堂舊藏本，前十卷爲詩（卷十有賦一篇），卷十一、卷十二爲詞，據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卷三云：「每卷有篇目，後無雜文，蓋別一本也。」其實並非別本，乃未鈔雜文。據羅振常〈舊本《龍洲詞》提要〉中云：

〈龍洲道人集十二卷 舊鈔本〉

此爲陳氏西昀草堂舊藏，亦「善本書室」書而歸江南圖書館。前十卷詩，十一二卷詞，與王本同，前亦有劉澥序，蓋即傳錄王刻而舍其後三卷耳。其詞粗加校閱，知爲據王本而以汲古本改正者。無特異處……故不取參校。

可知此集爲傳鈔王本，去其後三卷，並以毛本校正。現存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。

² 見《龍洲詞校箋》附錄三，（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9月），頁103。

五、《龍洲詞》

吳訥《唐宋名賢百家詞》本

吳訥（1372—1457）字敏德，號思菴，常熟人。生于明太祖洪武二年（1369），卒于明代宗景泰六年（1455）。永樂中以知醫薦至京，洪熙初用薦拜監察御史巡按貴州，累官南京左副都御史。剛介有為，憲度振舉，正統中致仕，天順元年卒，年八十六歲，諡文恪。有《刪補棠陰比事》、《祥刑要覽》、《文章辨體》、《思菴文粹》等書。³

吳訥所輯《百家詞》凡一百三十一卷，編錄於正統六年（1441年），起於《花間集》，終于明初王達《耐軒詞》，計有總集三種，南唐詞二種，宋詞別集七十種，金元詞別集八種，明詞別集一種。

此本中《龍洲詞》分卷上、卷下。卷上收十九闕，卷下收二十七闕，共計四十六闕。有天一閣抄本，今存天津圖書館。

六、《龍洲詞》一卷

明·沈愚《懷賢錄》刊本

沈愚字通理，倥號侗生，崑山人。工詩，為景泰十才子之一。善行草，曉音律，詩餘樂府，傳播人口，業醫授徒以終。有《箕籟集》《吳歛集》。⁴ 沈愚生卒年不詳，他為景泰十才子之一，景泰為明代宗之號，時間有八年（1450—1457），故其應活動於此時期前後。

沈愚《懷賢錄》刊本中，收有劉過詞六十九首，其中為他本所無者三十一首，詞前有序，紀錄對劉過的敬佩：

東崑沈倥侗壯宋龍洲劉先生，當壽皇時，上書謂中原可一戰而復，擯弗用，竟以客死，於是採其行為小傳一通，以補前史之闕。復散收其詩詞若干篇，將刻梓以傳，題曰《懷賢錄》。予取而讀之，嗚呼！南渡君臣

³ 《明人傳記資料索引》，國立中央圖書館編輯，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民國67年1月），頁246。

⁴ 《明人傳記資料索引》，國立中央圖書館編輯，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民國67年1月），頁175。

之不振也，甚矣！蓋盈虛消長，此天之道，亦理勢之常也，雖以三代之盛，有不能免焉者。殷衰於小辛，高宗則中興之；周衰於厲王，宣王則中興之，然則二君果何為而能爾哉！余嘗有以考之矣，高宗躬默思道，夢帝賡以良弼，乃使人旁求於天下，得傳說於版築之間，與之論天下事。宣王內修外攘，若仲山、甫尹、吉甫、南仲諸公，布列左右，出則征伐，入則相理，所以光復舊物，再造邦家。彼南渡諸君，包羞忍恥，不忘共戴天之仇，豕突鼠伏，今日議和，明日議和，曾有高宣一日之志乎？於良弼也，既無夢系之徵，又無物色之勤，幸而挺身有龍洲者，以布衣而任天下之重，雖未敢謂其可比擬商周之人物，然其忠義之氣，固無以異也。當時國柄付之小人，使斯人之訐謨遠猷不得少見，不亦悲夫？雖然，天生龍洲不在朝廷而在江湖，有如龍洲者，雖在朝廷又隨用隨罷，甚至竄殺無已。嗚呼！已焉哉，是誰為之？此天意之於趙氏薄矣，豈宜獨歸罪於人事也哉！⁵

集名訂為《懷賢錄》，可清楚看出沈愚的心意，在沈愚的心中，對比南宋舉朝包羞忍辱的無恥朝臣，劉過自是難得的賢才。他不僅「以布衣而任天下之重」，忠義之氣亦足比之商周人物。可惜未逢明主，「不在朝廷而在江湖」，實為最大憾恨。

沈愚刊本對《龍洲詞》的貢獻極大，羅振常先生即據此本為主，輔以他本校補，方得《龍洲詞》的善本。《懷賢錄》刊本有天一閣藏書本。惜未有見。

七、《龍洲詞》一卷 汲古閣刊本 《宋六十名家詞》（毛本）

《宋六十名家詞》為毛晉所編。毛晉生於明萬曆二十七年，卒於清順治十六年（1599—1659），江蘇常熟人。二十三歲即開始從事編校刻書，直到去世，家中有汲古閣、綠君亭等，藏書極豐，所刻書籍，流傳甚廣。他致力於學

⁵ 沈愚：〈懷賢錄序〉，收入《平橋蒿》卷七，《四庫全書》集部，別集第185冊。

術傳播，於古籍之保存，居有極重要的地位。早在南宋時，長沙書坊所刻《百家詞》就已失傳，明·吳訥的《唐宋名賢百家詞》鈔本流傳不廣，而毛刻《宋六十名家詞》是宋代以後大規模刊刻詞集之始。

毛晉於每部詞集後，都親爲之題跋，他於〈龍洲詞跋〉中，謂劉過是「天下奇男子」（引宋子虛言），並稱許他「平生以義氣撼當世，其詞激烈，讀者感焉。」並且對花菴詞論提出反駁：「《花菴》謂其詞學辛幼安，如別妾天仙子、詠畫眉、小桃紅諸闕，稼軒集中能有此纖秀語耶？」⁶ 表達對《花菴》所謂的劉過學辛稼軒之語的不滿，他認爲這是不正確的。

據羅振常〈龍洲詞一卷 海虞毛氏刊本〉提要云：

較王刻補〈沁園春〉二首（「詠美人足」「詠美人指甲」當據《輟耕錄》補），〈西江月〉一首，（「賀詞」當據《吳禮部詩話》補）。而卷末〈長相思〉有目無詞。蓋其底本缺末頁，故詞亡而目尚存耳，因是總得詞四十七首。訛脫較王本少，亦間有高出各本者，如〈沁園春〉第四首〈寄孫竹湖〉，「人生萬事成痴」，「萬事」自沈本以下均誤作「了事」，不可通。〈竹香子〉調，王、朱本均誤作〈行香子〉，此類非無可取也。⁷

可知此本較王刻本增補三首〈沁園春·美人指甲〉〈沁園春·美人足〉〈西江月·賀詞〉，共四十七首。〈西江月〉一首有目無詞，原因爲「蓋其底本缺末頁，故詞亡而目尚存耳」。

八、《龍洲詞》一卷 四庫全書本

四庫全書版的《龍洲詞》附於《龍洲集》之中，於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

⁶ 此處「詠畫眉」爲毛晉筆誤，劉過詞作爲〈沁園春·美人指甲〉，〈沁園春·美人足〉二首，並無「詠畫眉」之作。

⁷ 見《龍洲詞校箋》附錄三，（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9月），頁103。

校成，集前附有提要：

臣等謹按龍洲集十四卷。宋劉過撰。過字改之，廬陵人。當宋光宗、寧宗時，以詩遊謁江湖。韓侂胄當國時，嘗欲官之，出使金國而輕率漏言，卒以窮死。蓋亦陳亮之流，而跡弛更甚者也。當其叩閭上書，請光宗過宮，頗得抗直聲，然其時，在廷諸臣已交章論奏，非廊廟不言，待於草野言之者，何必屋上架屋，為此嘵嘵，特巧於博名耳。又屢陳恢復大計，謂中原可不戰而取，更不過附合時局，大言以徼功名。北伐之役後，竟何如耶？楊維禎弔其墓詩云：「讀君舊日伏闕疏，喚起開禧無限愁。」文人標榜之詞，非篤論也。其詩文亦多粗豪亢厲，不甚協於雅音，特以跌宕縱橫，才氣全溢，要非齷齪者所及，故今猶傳焉集。凡十四卷，後附宋以來諸人所題詩文二卷，合十六卷。岳珂《程史》記過始末頗詳，稱其開禧乙丑過京口，相與撫竒弔古，多見於詩，其多景樓一篇，廣漢章以初升為之大書，詞翰俱卓犖可喜，屬為刻樓上，會起不果云云。今集中詩以此篇為冠，蓋由於此然。伏闕一疏今竟不載於集中，其尚有佚篇歟。至蔣子正《山房隨筆》載其辛棄疾席上賦羊腰腎羹絕句，及為張栻作張浚挽詩，以集中不載為遺珠之憾。核以岳珂程史，蓋小說之附會，非脫漏也。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

文中言「凡十四卷，後附宋以來諸人所題詩文二卷，合十六卷。」，考此版卷一為歌行，卷二、三古詩，卷四至卷七收律詩，卷八至卷十為絕句及賦，卷十一、十二收詞，卷十三為啓事，卷十四為雜文，卷十五則附錄諸子所作序跋詩文，體例與王朝用刻本相似。然卷十一收詞十九首，卷十二收二十七首，計四十六首，詞序與汲古閣毛本同，〈西江月〉因有目無詞，故未再列入，故與毛本有一首之差。

九、《龍洲詞》二卷 校記二卷 彊村叢書本（朱本）

朱彊村為清末詞學泰斗，曾任侍講，禮部侍郎，光緒三十年（1904），出

爲廣東學正，忤大吏，請假回籍，次年乞病解職，宣統二年（1910），詔任顧問大臣，不就。閉門治詞逾三十年，刻《彊村叢書》，搜羅之富，校勘之精，世所罕見。

此本據士禮居藏書鈔本，曹元忠於卷末跋云：

《龍洲詞》陳直齋著錄一卷，乃長沙書坊所刻《百家詞》本，疑即汲古閣所據，卷末無〈長相思〉詞者也。至其弟澥所編《龍洲道人集》十五卷，今存明嘉靖間崑山令王朝用重刻本，於詞亦分兩卷，與此本同。然下卷〈柳稍青〉後列「詠茶筴」、「贈妓」二詞，已脫〈好事近〉〈清平樂〉調名，其〈醉太平〉〈長相思〉則並詞逸之。錢塘丁松生得陳西叟所藏舊鈔《龍洲道人詩集》十二卷，其卷十一、二為詞，有〈醉太平〉〈長相思〉矣。而此本新增之〈沁園春〉（上郭殿巖）及附錄之蘇紹叟〈摸魚兒〉〈雨中花〉諸詞，又皆無之。考《游宦紀聞》云：「壽皇銳意親徵，大閱禁旅，軍容肅甚，郭杲為殿岩，從駕還內，都人初見一時之盛，改之以詞與郭」。又云：「余於菊間高九萬處見蘇紹叟手書，憶劉改之〈摸魚兒〉一闕，又賦〈雨中花〉云云。」悉與此合，疑此本在張光淑《游宦紀聞》既出之後，據彼增附可知。又考〈沁園春〉（上郭殿巖），《陽春白雪》外集作「御閱上郭帥」，而不著所出，與〈賀新郎〉「荷花」詞稱得於王樂道家所藏墨跡異。疑此本在趙立之《陽春白雪》未出之前，彼既據此入選，又可知。則此《龍洲詞》為各本中之善之善者。雖只士禮居所藏舊鈔，論其行款（每半葉八行，每行十四字），知出宋槧。即使宋槧集本復出，尚無以過之，況其他也！因從讀有用書齋假錄，並書所臆於後，就古微正之焉。癸丑（1913）六月丁酉朔，曹元忠寫記。⁸

由上可知，汲古閣毛本可能是據南宋長沙書坊的《百家詞》本，王朝用刻

⁸ 朱孝臧編：《彊村叢書》，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民國59年3月），頁2655—2656。

本是據劉澥所編《龍洲道人集》十五卷，彊村叢書本是據王朝用刻本，輔以陳西昉所藏舊鈔《龍洲道人詩集》十二卷，增入〈醉太平〉〈長相思〉二詞，並由《游宦紀聞》收入〈沁園春〉（上郭殿巖）及附錄之蘇紹叟〈摸魚兒〉〈雨中花〉諸詞，共計四十七首，附錄二首。

曹元忠認為「論其行款（每半葉八行，每行十四字），知出宋槧。」可知王朝用是以宋代鈔本刊刻。他並評價此彊村版《龍洲詞》「為各本中之善之善者」，且親作校記，分為上、下卷附於詞後，是各版本中首見校記者。此集成於癸丑年（1913）。

十、《龍洲詞》一卷 《蟬隱廬叢書》本

《蟬隱廬叢書》為近人羅振常所編，書成於癸亥年（1923），羅振常在《龍洲詞》完成後，有〈蟬隱廬龍洲詞序〉一文，自敘編輯原因及過程：

詞自唐歷五代以迄北宋之初，均以溫婉為宗。自東坡以歌行之筆為詞，盡變舊格；稼軒因之，益擴其範圍，充其才氣，於是溫婉之外別成雄傑一派。雖曰變體，然兩派並稱，言詞者莫能廢也。特以作之難工，故數百年來，絕少嗣響。即當時攻此派者亦僅龍洲、後村等數家。後村詞多俚語，人亦晚節不終；龍洲則縱橫跌宕，浩氣屈盤，雖不能方駕蘇、辛，而為之驂乘無愧色也。惜其詞傳刻既久，訛脫錯出至不可讀，每以為憾。自四明范氏天一閣藏書散出，乃得見明初沈愚刻黑口本。以校通行諸本，不獨訛脫悉可補正，且多載詞三十餘首。急錄副本，而以明王朝用刻本校其異同，記於書眉。欲續勘諸本，度眉端紙隙不可更容，遂置之，忽忽十年，今秋理書，獲見此詞，懼其久置而遂失也，爰命長女莊更校其他二本，用細楷書之，上下四周，星列棋布，又以諸詞選參校輯補，然後寫為定本，付諸手民。自謂《龍洲詞》自今有善本矣。夫詞為詩餘，厥體興於晚近，然上溯其源，實出於古之樂府。格調猶視律體為高。作者必本諸性情，根於忠孝，然後可觀。龍洲生當南宋，痛中原

之不復，二帝之辱死，又傷光廟不能孝養上皇以治天下，憤積於中，發為歌詞，其忠義磊落之氣，固無殊於東坡、稼軒，而謂其詞不能副之，無是理也。分今倫紀廢絕，節概銷亡，苟天下士夫皆能以龍洲之心為心，幾何不返叔季為唐虞也！然而罕矣。則其人其詞固可藉以廉頑立懦，而非尋常綺語之比，是又餘校刻此詞之微意也夫。時癸亥（1923）孟冬月，上虞羅振常書於海上之蟬隱廬。

龍洲詞之膾炙人口者為〈沁園春·風雨渡江〉一闕及〈詠指甲〉、〈詠足〉二闕。余案：龍洲詞不乏佳什，長調凡可用偶句處多以散語行之，乃覺錯綜變化，跌宕生姿，此其氣旺而力有餘，故能如此。小令間有氣息上追《花間》者，如〈長相思〉第二首「燕高飛」云云。若「寄稼軒」之〈沁園春〉，落墨自佳，而設想太奇。白日見鬼，倦翁固已譏之。「詠指甲」等二首，開後世刻畫纖巧之漸，可云體格最卑。而南村、隱湖均極稱之，若全詞中無逾此者。雅鄭無分，解人難索，自古然矣。校畢重讀一邊，又記。⁹

可知羅振常自天一閣藏書散出後，見明沈愚刻本《龍洲詞》後，即有意為其增補校定，於是以「明王朝用刻本校其異同，記於書眉」，並欲輔以其他諸本作補正，惜因「度眉端紙隙不可更容，遂置之」，十年後才由長女羅莊協助，更校其他二本（朱本、毛本）而成，《龍洲詞》自此始有最完備的版本。

羅振常在序中對劉過高度肯定，並推許他「縱橫跌宕，浩氣屈盤，雖不能方駕蘇、辛，而為之驂乘無愧色也。」此評成爲了後來各家評論《龍洲詞》時重要的參考。

十一、《龍洲詞》二卷 校記二卷 補遺一卷 彊村叢書本（朱本）

《龍洲詞》二卷附校記二卷於癸丑年（1913）完成後，癸亥年（1923）

⁹ 見《龍洲詞校箋》附錄一，（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9月），頁95。

羅振常《蟬隱廬叢書》出版，羅振常據明沈愚的刊本得六十九首，並就他本及《全芳備祖》諸書輯補若干首，稱足本龍洲詞，此本一出，堪稱當時最佳版本。朱孝臧因之據羅本，在其原彊村本後，作補遺一卷，並在完成後作〈龍洲詞補遺跋〉：

曩刻錢遵王校本《龍洲詞》，曹君直謂出宋槧，羅經之則謂之出明王朝用覆刊端平中龍洲弟澥輯刻《龍洲道人集》而加補輯者，是亦源出宋槧也。經之得明沈愚《懷賢錄》，載龍洲詞六十九首，其為他本所無者三十一首。又就他本及《全芳備祖》諸書輯補若干首，稱足本龍洲詞，校定精核，洵為劉過最善之本。據校拙刻訛脫處，皆應刃而解。修改既竣，別為補遺校記附後，而識其大略如此。羅本據周止庵《詞辨》補〈玉樓春〉（春風只在園西畔）一首，為嚴仁作，見花庵《中興絕妙詞選》，非龍洲詞，未補入。乙丑（1925）除夕，朱孝臧跋。

文中除表示了對羅振常本「校定精核，洵為劉過最善之本」的讚許，並說明「據校拙刻訛脫處，皆應刃而解。」的原因，因此再作補遺一卷，「別為補遺校記附後，而識其大略如此。」以避免遺珠之憾。朱孝臧並提出羅本錯誤之處「羅本據周止庵《詞辨》補〈玉樓春〉（春風只在園西畔）一首，為嚴仁作，見花庵《中興絕妙詞選》」，因此未補入補遺卷中。此說亦見於唐圭璋《詞集四考》中。

《龍洲詞補遺》一卷中共計三十九首，前三首〈沁園春·美人指甲〉、〈沁園春·美人足〉及〈西江月·賀詞〉據汲古閣毛本出，後五首由《吳禮部詩話》補〈清平樂〉（新來塞北）一首、《陽春白雪》補〈賀新郎·荷〉，《全芳備祖》補〈唐多令·重過江南〉，卓選《草唐詩餘》補〈行香子·山水扇面〉，及《歷代詩餘》補〈西吳曲〉，與前《龍洲詞》二卷四十七首合計，共八十六首。

羅振常於彊村補遺一卷出版後，曾寫下〈龍洲詞二卷 補遺一卷 校記二卷，蓋歸安朱氏新刻本〉提要云：

此本所據為士禮居藏舊鈔本，原與王本同為詞四十五首，但後又補出〈沁園春〉一首「上郭殿岩」及附詞二首蘇紹叟贈，均當據《游宦紀聞》補。此原鈔所增也。刻者又據毛本補〈沁園春〉二首「美人指甲」、「美人足」，〈西江月〉一首「賀詞」；《吳禮部詩話》補〈清平樂〉一首；《陽春白雪》補〈賀新郎〉一首「荷」。總得詞五十一首，比汲古本多四首，在各本中此力最多。校記羅列諸本同異，足供參考，為王、毛兩家所不及。其〈六州歌頭〉和韻一首，各本皆與原唱平列，此刻改為低一格以分賓主，體例猶洽，惜原本亦僅與王、毛本相伯仲，故不能多所發明耳。

對朱孝臧亦表肯定，「總得詞五十一首，比汲古本多四首，在各本中此力最多。」並特別稱讚朱本「校記羅列諸本同異，足供參考，為王、毛兩家所不及。其〈六州歌頭〉和韻一首，各本皆與原唱平列，此刻改為低一格以分賓主，體例猶洽」，但對朱本與毛本、王本相仿，不能多所發明表示遺憾。今存中央圖書館。

十二、《龍洲詞》一卷 《全宋詞》本

唐圭璋先生自一九三一年起開始編輯《全宋詞》，他綜合諸家所刻詞集、搜求宋集附詞、彙刊宋詞選集及增補遺逸，並旁采筆記小說、金石方志、書畫題跋、應酬翰墨及《永樂大典》諸書，彙編成書。在一九三五年，三次印出《全宋詞目錄》分發全國各地，廣泛徵求意見，期間並先後寫下六十家詞跋及四十家詞跋分別發表於《江蘇國學圖書館年刊》及《制言》。一九三九年出版二十冊線裝書，計輯兩宋詞人約一千多家，詞二萬餘首。因書中尚存有頗多缺失，一九五九年唐圭璋先生欲重新修定，因健康問題，後由王仲聞先生代為修訂，於一九六五年重印出版，計增補詞人二百四十餘家，詞作一千六百餘首。

在唐圭璋《全宋詞》的第三冊中，共收劉過詞七十八首，其中〈臨江仙〉一首為自《貴耳集》卷上中輯出之斷句：「行到橋頭無酒賣，老天猶困英

雄。」後有十首存目詞，分別爲〈長相思〉（玉一梭），〈長相思〉（燕高飛），〈長相思〉（上簾鉤），〈浣溪紗〉（花插山榴映翠娥），〈浣溪紗〉（清潤風光雨餘天），〈浣溪紗〉（畫漏遲遲出建章），〈浣溪紗〉（湘簟紗廚午夢清），以上出自沈愚本《龍洲詞》；〈行香子〉（佛寺雲邊），出自《花草粹編》卷七；〈玉樓春〉（春風只在園西畔），出自《詞辨》，附註爲嚴仁作，見《中興以來絕妙詞選》卷七；〈望江南〉（元宵景），出自話本《宋四公大鬧禁魂張》，並附註爲話本依託。

十三、馬興榮《龍洲詞校箋》

此爲大陸學者馬興榮先生於一九九九年二月完成的校箋本。本書附有自序及自跋，其跋中云箋注動機爲：「早年讀宋詞時，只覺得江西詞人多，但從未作過統計。後來讀到唐圭璋先生的《兩宋詞人佔籍考》，才知道在宋代江西有一百五十八位詞人，僅僅次於浙江，居全國第二位。像晏殊、晏幾道、歐陽修、王安石、黃庭堅、向子煙、劉過、姜夔等這些影響當時和後世的著名詞人，都是江西人。像辛棄疾這樣傑出的大詞人，也是寄籍江西的。這引起了我一個研究的念頭，我想通過對江西一些詞人及其詞作的研究，進一步探討兩宋時期江西這塊紅土地為什麼出現了這麼多詞人？為什麼上述詞人會有這麼高的成就？當時我首先選中了劉過。因為：第一，他的詞不多。第二，在南宋和、戰兩種力量對抗中，他是一名堅定的、力主驅逐敵寇、收復失地的愛國者。他用飽含激情的筆觸寫下了一些慷慨激昂的詞篇，鼓舞了人們的斗志。這當然應該給予肯定。就這樣，我在教學之餘開始了劉過及其詞的研究。」¹⁰ 又由序中「一九八二年初識於華東師大」可知馬興榮先生於一九八二年即開始著手箋注，但因「《龍洲詞》不到百首，但我的箋注工作和有關劉過資料的收集工作卻花了較長時間，主觀上是希望做得好一些。」，所以遲至「一九九九年改於憶瓊瀟齋」後，方才問世，時間長達十八年之久。

¹⁰ 見《龍洲詞校箋》序，（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9月），頁1。

本書以《蟬隱廬叢書》本爲底本，以諸本（毛本、王本、朱本）互爲校正，收詞八十七首，其中〈六州歌頭·淮西帥李湛和仍爲書廟額〉一詞僅作校正無箋注，另附補遺五首，由黃文吉教授錄自明抄本《天機餘錦》（現藏中央圖書館），書中並附〈前言〉序文及〈後記〉之跋，前言一文並以〈論劉過及其詞〉¹¹發表於《詞學》二輯。附錄一爲序碑狀表傳，收有羅振常先生之〈蟬隱廬龍洲詞序〉，宋·呂大中的〈宋詩人劉君墓碑〉，元·殷奎的〈復劉改之先生墓事狀〉，元·楊維禎的〈宋龍洲先生劉公墓表〉及清·陸心源的〈劉過傳〉，附錄二收宋元明清各代文人爲劉過所作之詩詞，附錄三收羅振常所寫之「舊本《龍洲詞》提要」共四則，並附《四庫提要》集部詞曲類〈龍洲詞提要〉。全書搜羅詳細，堪稱目前最完備的劉過詞集。

¹¹ 馬興榮：〈論劉過及其詞〉，《詞學》第二輯：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3年6月），頁85—97。